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 著

華北新華書店發行



◆ 大眾文藝小叢書之三 ◆

李有才板話

趙樹理 著

新華書店編輯部

北華新書店發行

臺大衆文藝小叢書之三

李有才板話

著者 趙樹理

編輯者 華北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兼發行者 華北新華書店

插圖 遵查習作
裴三保作

定價 七十元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四四年三月再版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版

介紹「李有才板話」

李大章

接着「小二黑結婚」的寫作，趙樹理同志的新作「李有才板話」，在我們認為是比較更有收穫的作品，較之前者，更有向讀者介紹的價值。

這本小書，牠以短短三萬來字的篇幅，簡約的寫出了根據地一個鄉村生活——主要是政治生活的橫斷面。關於這個橫斷面的描寫，雖然距離顯示出整個根據地社會生活歷史的變化過程，還相差很遠，這尚待於作者以及所有文藝工作同志們的努力，但牠至少已經反映出這個新社會的某些鄉村或某些角落，這些鄉村或角落的某一階段的生活的特點。

翻開書本，在我們眼前活躍着的「閻恆元」，縣農救會主席「老楊」，以及其他幾個農村進步青年與落後份子，這些屬於不同時代的新舊人物。我們的農村讀者們，不光在紙面上碰到他們，也天

天在日常生活碰到他們，倘能因作者樸素生動的描寫，而加深了對他們的印象，更加明確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這便是本書的感染力之所在，也算是「爲工農兵服務」的一個開端。而像「章工作員」那樣的角色，自己幫助工作的村子，問題那樣嚴重，那樣黑暗，重，自己却完全被蒙在鼓裏，滿足於表面上的「模範村」，這真是十足「可怕」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例子，值得當作整風的借鑑。至於本書其他好處還多，例如內容的新鮮、現實、形式的接近民族化，牠從舊形式當中脫化出來，而又加上了新的創造；例如語言的淺白，口語化或接近口語，等等；這裏不想多說。我在這裏想要特別提一提的，由於這本小書的出版，我們的文藝工作的同志們，應該從其中吸取什麼經驗呢？

主要的有三點：

首先，寫作目的的明確和正確。正因為作者不把寫給農民看的東西當作「庸俗的工作」，或者是第二流的工作，有意或無意的抱着「第二等的」寫作態度來從事牠，而另外存在着「第一等的」寫作目的；因此，便能夠在作品中處處顯示出對讀者對象的尊重，考

慮他們的習慣和口味，理解水準，接受能力，通過通俗淺近的文藝形式來進行思想教育。這種對文藝所採取的態度，對讀者所採取的態度，也就是『爲誰服務』的問題，也就是立場的問題。立場的問題，是要通過具體行動來表現的，絲毫裝假不得。少數人口裏喊大衆化，實際不肯大衆化；或者自己不會通俗化，不但不以爲自己是脫離羣衆，脫離現實，反而以多數人愈看不懂，聽不懂爲榮；或者口裏也贊成通俗化，而自己又不親自下手，始終把通俗化看成『左道旁門』，彷彿只有他的洋入股歐化才是『正統』；偷用整風的眼光來看，都是犯了立場不穩的毛病。犯這種毛病的同志，不要說爲了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正農兵的大衆文藝，他搞不好，爲少數人或者爲自己的文藝，也不會搞好，實在有立即改正的必要。

其次是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書中的人物，例如『閻恆元』、『老秦』，農會主席『老楊』以及其他農村進步青年等等不同階級或階層的人物，他們都各以本階級的本來面目出現，甚至觀點情感、生活習慣、語言等，也都大體合於人物自己的身份，使人感到親切，而不是作者主觀主義的臆造。這裏，那種只會寫農民的觀

裝，不會寫農民의思想和感情，那種用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來代替農民，所謂「借屍還魂」的辦法，是大大減少，甚至不見了。

最後，這種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在作者不過是剛剛開始應用，要想澈底求得掌握，須要依靠兩種工夫：一是對馬列主義的學習，二是對社會的調查研究。作者對後一步工夫，雖才開始，但由於作風的比較樸實，對老百姓熟悉，容易接近羣衆，打成一片，已使他能夠初步探得社會基層的祕密，像「丈地」一章所寫，便是這種從社會基層所帶來的消息，相當有助於我們地方工作的檢查，在材料上，方法上，都不無可供參考的地方。

但這種社會調查研究，也正因為開始不久，所以作者的眼界還有一定的限度，特別是對於新的制度、新的生活、新的人物，還不夠熟悉。因此，便形成了本書的很大缺點，像「小元」，「小保」，「小明」，「小福」等「小字號人物」、這些新型的青年農民，在書中只是「跑龍套」似的出現。而缺乏深刻凸出的描寫，以及其他等方面的缺點，並不是沒有原因的。特別是由於對馬列主義的學習的不夠，馬列主義現實的生疏，因此表現在作品中的觀點還不夠

敏銳、鋒利、深刻；這就不能不削弱了牠的政治價值。新的文藝，在創造中。新的文藝工作者，在改造中。現實是這樣多樣而豐富，新鮮而偉大，在毛澤東同志和中央正確文藝方針的指導下，爲工農兵的新文藝，新中國的新文藝、一定會有牠的光明的未來的。大家努力吧！

李有才板話

一 書名的來歷

閻家山有個李有才，外號叫「氣不死」。

這人現在有五十多歲，沒有地，給村裏人放牛，夏秋兩季捎帶看守村裏的莊稼。他只是一身一口，沒有家眷。他常好說兩句開心話，說是吃「飽」了一家不飢，鎖住門也不怕餓死「小板凳」。村東頭的老槐樹底有一空土窖還有三畝地，是他爹給他留下的。後來把地押給閻恆元，土窖就成了他的全部產業。

閻家山這地方有點古怪，村西頭是磚樓房，中間是平房，東頭的老槐樹下是一排二三十空土窖，地勢看來也還平，可是從房頂上看起來，從西倒東却是一道斜坡。西頭住的都是姓閻的；中間也有姓閻的也有雜姓，不過都是些在地戶；只有東頭特別，外來的開荒

的佔一半，日子過倒霉了的羅姓，也差不多佔一半，姓閻的只有三家，也是破了產賣了房子才搬來的。

李有才常說「老槐樹底的人只有兩輩——一個「老」字輩，一個「小」字輩」。這話也只是取笑；他說的「老」字輩，就是說外來的開荒的，因為這些人的名字除了閻長派差派款在條子上開一下以外，別的人很少留意，別人叫起來只是把他們的姓上邊加個「老」字，像「老陳、老秦、老常……」等。他說的「小」字輩，就是其餘的本地人，因為這地方又總乳名，常把前邊加個「小」字，像「小順、小保……」等。可是西頭那些大戶人家，都用的是官名人對上人家也不敢叫「小圓」，就是該說「穀圓」也得說成「穀倉」，誰還好意思說出「圓」字來？一到了老槐樹底，風俗大變，活八十歲也只能叫「小什麼，小什麼」，你就起上個官名也使不出書上比方陳小元前幾年請柿子窪老先生給起了個官名叫「陳萬昌」，因為雖然請閻長在閻地上收斂了，可是老校長看賬時候想不起這「陳萬昌」是誰，問了一下閻長，仍然提起筆來給他改成陳小

元。因為有這種關係，老槐樹底的本地人，終於還都是「小」字輩。李有才自己，也只能算「小」字輩人，不過他父母是大名府人，起乳名不用「小」字，所以從小就把他叫成「有才」。

在老槐樹底，李有才是大家歡迎的人物，每天晚上吃飯時候，沒有他就不熱鬧。他會說開心話，雖是幾句平常話，從他口裏說出來就能引得大家笑個不休。他還有個特別本領是編歌子，不論村裏發生件什麼事，有個什麼特別人，他都能編一大套，唸起來特別順口。這種歌，在閻家山一帶叫「圪溜嘴」，官話叫「快板」。

比方說：西頭老戶主閻恆元，在抗戰以前年年連任村長，有一年改選時候，李有才給他編了一段快板道：

村長閻恆元，一手遮住天，

自從有村長，一當十幾年。

年年要投票，嘴說是改選，

選來又選去，還是閻恆元。

不如弄塊板，刻個大名片，

每逢該投票，大家按一按，

人人省得寫，年年不用換，
用他何把年，管保用不爛。

恆元的孩子是本村的小學教員，名叫家祥，民國十九年在縣裏的簡易師範畢業。這人的像貌不大好看，臉像個胡蘆瓢子，說一句話，十來次眼皮才不過人不可以貌取，你不要以為他沒出息，其實一肚骯髒計，誰跟他共事也得吃他的虧。李有才也給他編過一段快板道：

鬼眵眼，閻家祥，
眼睫毛，二寸長，
大腮蛋，塌鼻梁，
說句話兒眼皮忙。
兩眼一忽閃，
肚裏有主張，
強佔三分理，



總要沾些光。

便宜粘不是，

氣得臉皮黃，

眼一擠，嘴一張，

好像豬打噴嚏！

像這些快板，李有才差不多每天要編，一方面是他編慣了覺着

口順，另一方面是老槐樹底的年輕人吃飯時候常要他唸些新的，因

此他就越編越多。他的新快板一唸出來，東頭的年輕人不用一天就

都傳遍了，可是想傳到西頭就不十分容易。西頭的人不論老少，沒

事總不到老槐樹底來閑坐，小孩們偶而去老槐樹底玩一玩，大人知

道了往往罵道：「下流東西！明天就要叫你到老槐樹底去住啦！」

有這層隔閡，有才的快板就很不容易傳到西頭。

抗戰以來，閻家山有許多變化，李有才也就跟着這些變化作了

些新快板，又因為作快板遭過難。我想把這些變化談一談，把他在

這些變化中作的快板也抄他幾段，給大家看看解個悶，結果就寫成

這本小書。

作詩的人，叫「詩人」；說作詩的話，叫「詩話」。李有才作出來的歌，不是「詩」，明明叫做「快板」，因此不能算「詩人」，只能算「板人」。這本小書既然是說他作快板的話，所以叫做「李有才板話」。

二 有才密裏的晚會

李有才住的一孔土窖，說也好笑，三面看來有三變：門朝南開，靠西牆正中有個炕，炕的兩頭還都留着五尺長短的地面。前邊靠門這一頭，盤了個小灶，還擺着些水缸、菜甕、鍋、匙、碗、碟；靠後牆擺着些筐子、簍頭，裏面裝的是村裏人送給他的核桃、柿子（因為他是看莊稼的，大家才給他送這些）；正炕後牆上，就炕那麼高，打了個半截套窩，可以鋪半條蓆子，因此你要一進門看正面，好像個小山菓店；扭轉頭看西邊，好像石菩薩的神龕；回頭來看窗下，又好像小村子裏的小飯鋪。

到了冷凍天氣，有才好像一爐火——只要他一回來，要取笑的

人們就圍到他這土窖裏來閑談，談起話來也沒有什麼題目扯到那裏算那裏。這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才吃罷晚飯，鄰家的青年後生小福，領着他的表兄就開開門走進來。有才見有人來了，就點起牆上掛的麻油燈。小福先向他表兄介紹道：「這就是我們這裏的有才叔！」有才在土窖裏坐着，先讓他們坐到炕上，就向小福道：「這是那裏的客？」小福道：「是我表兄！柿子窪的！」他表兄雖然年輕，却很精幹，就謙虛道：「不算客，不算客！我是十六晚上在這裏看戲，見你老叔唱焦光普唱的那樣好，想來領領教！」有才笑了一笑又問道：「你村的戲今年怎麼不唱了？」小福的表兄道：「早了賃不下箱，明天才能唱！」有才見他說起唱戲，勁上來了，就不客氣的請起來。他講：「這焦光普，雖說是個丑，可是個大腳色，唱就得唱出勁來！」說着就舉起他的旱烟袋算馬鞭子，下邊雖然坐着，上邊就輪打起來，一邊輪着一邊道：「一出場：噹噹噹噹噹令×令噹令×令……噹令×各拉打打噹！」他煞住第一段傢伙，正預備接着打，門「拍」一聲開了，走進來個小順，拿着兩個饅頭糕道：「慢着老叔！防備着把鑼打破了！」說着走到炕邊把胳膊往土窖裏

「展道：『老叔！我爹請你嚐嚐我們的糕。』」（陰歷正月二十五，此地有糊餅叫「添倉」，吃黍米糕。）有才一邊接着一邊謙讓道：『你們自己吃吧！今年賣的都不多！』說着接過去，隨便讓了讓大家，就吃起來。小順坐到炕上道：『不多吧？總不能像啓昌老婆，過個添倉，派給人家小旦兩個糕。』小福道：『僱不起長工不僱吧，僱得起人管不起吃。』有才道：『啓昌也還罷了，老婆不是東西！』小福的表兄問道：『那個小旦？就是唱國舅爺那個？』小福道：『對，老得貴的孩子給啓昌住長工。』小順道：『那麼可比他爹那人強一百二十分！』有才道：『那還用說？』小福的表兄悄悄問小福道：『老得貴怎麼？』他雖說得很低，却被小順聽見了，小順道：『那是有歌的！』接着就唸道：

「張得貴，真好漢，

跟着恆元舌頭轉：

恆元說個「長」，

得貴說「不短」；

恆元說個「方」，

得貴說「不圓」；

恆元說「砂鍋能搗蒜」，

得貴就說「打不爛」；

恆元說「公雞能下蛋」，

得貴就說「親眼見」。

要幹啥，就能幹，

只要恆元嘴動彈！」

他把這段快板唸完，小福聽慣了，不很笑。他表兄却嘻嘻哈哈笑個不了。

小順道：「你笑什麼？得貴的好事多着哩！那是我們村裏有名的吃烙餅幹部。」小福的表兄道：「還是幹部啦？」小順道：「農會主席！官也不小！」小福的表兄道：「怎麼說是吃烙餅幹部？」小順道：「這村跟別處不同，誰有個事到公所說說，先得十幾斤麵五斤豬肉，在場的每人一斤麵烙餅，一大碗菜，吃了才說理。得貴領一份烙餅，總得把每一張烙餅都挑遍。」小福的表兄道：「我們村裏早二三年前說事就不行吃喝了。」小順道：「人家那一村也不